

嗅觉报复

凌晨一点，灰姑娘的裙摆落下，庾澄庆提着一瓶勃朗蒂红酒，出现在2006房间门口。

不消他提问和确认，里面的房客已然开口：“进来，然后把门反锁上。”略带着急切的语气，但仍然保持着风度。

房内人的深色西装外套随意的被丢在地毯上，缠绕的零度白茶香调氤氲在空气中，廊灯留着暗暗的光，今晚得意的金曲歌王正在等候着他的拜访，像一位真正信守约定的情人。

进门前，他注意到领子有些皱了，不知道是被那个冒失鬼蹭到了？他拽了好几次，都没有成功熨平。不过，倒也无伤大雅。无需再次确认，他轻轻地走到沙发前，吐了吐舌头，俯身道：“我来晚啦。”

然后解下了暗红色丝绒外套，仔细搭在椅子靠背，再将葡萄酒小心地摆在了餐桌上，餐桌上立着两只葡萄酒杯，宝石一般闪耀着诱人色泽。

“过来。”沙发上的人伸出长臂，用力一捞，他慌张绊到了脚，不稳的跌在了坐着的人的腿上。

正合他意。

沙发柔软，宽大，足以承受他小小的重量叠加，怀里的人虽不紧张，但略显生涩，一副完全没有准备的模样，王力宏低下头去，蹭了蹭他脖颈的皮肤，吮上颈窝下金属项链的吊坠，他感到怀中的身体僵硬了起来，于是变本加厉，手臂鱼尾般的从衣服内侧探进去，抚摸他脆弱的脊背和锐利突出的椎骨。

"你身上是什么味道？" 他开始解他复杂的腰带，另一只手搭在他的腰上，“今晚我们离开时，你不是不准我帮你喷香水吗？”

"啊？有吗" “也许是打招呼的时候蹭到了，我的味道很怪吗？”

“不怪……只是……”

他皱了皱眉，并没有说下去。

王力宏的手抚上他的袖口，一并解开了袖扣，然后慢慢地将他的上衣解开、拉下，他线条美好的胸部完全显露出来，娇小可爱的粉紫色的蝴蝶结跳跃在透明蕾丝胸衣上，堪堪地罩住凸起的胸乳，胸口微微起伏，透出粉红蓓蕾的顶端，王力宏想起今晚他曾数次朝着隔着几个人的他张望，好几次他都被身边人招呼着，侧着脸倾听对话，他只能看到一截白白的脖颈，对外套遮盖下身体的全部想象已经把他干烧了几个小时候。

直到上台拿奖，鉴于曾经发生过著名事故的原因，他这次冷静到几乎跳脱出现场的气氛，冷着脸讲了几句便走了下来，只是看着已经跳起来鼓掌的某人，他拿着奖杯朝他微笑，使了使眼色，他想他明白他的意思。

他身体上的味道又悠悠的飘了过来。

他猛地把她拉到近自己面前，鼻子几乎要抵着他光洁的皮肤，那股恼人的气味争先恐后地钻进鼻子。像是40度以上的酒精、或雪茄烟叶、还有驳杂的古龙水味，无法确定哪个味道是主调。他没来由地对这件事感到不爽，他开始想和他今晚一起同行的人，被谁拥抱过吗？仿佛他生来该是个洁净的天使。他该做些什么，他必须尽快让恼人的味道消失。可他本不应该介意的……在他意识到之前，他已然把怀里的人拦腰抱起——天，他轻的要命，他得带着他先洗个热水澡。

庾澄庆的金属腰带在行走过程中被扯掉了，他一动也不敢动的缩在王力宏怀里。湖水深黑的眼珠转动，单薄的身躯和娇小骨架，显得他倒像年纪更小的那个人。

他怯怯地注视着逐渐升温的浴缸，水位渐渐上升，他嘀咕着：“两个人洗的话，水是不是多了些……”

让他意外的是，对方把他放进浴缸，帮他仔细除掉剩余的衣服，然后拽过椅子，双腿交叉，用笃定温柔的语气说：“我帮你洗。”

天然浴盐，玫瑰精华露，修复洗发露……瓶瓶罐罐被顺次放到他面前，天然动物鬃毛加檀木制成的洗浴刷，还有他分辨不出来的沐浴品，温水漫过头发，将他的头发胶着造型尽数洗去，不再硬挺的刘海垂落，堪堪盖住眼睑；幽黑的眼睛又仿佛将一切打湿，漫上一层舒缓的雾气。

要分开不同部位使用，对皮肤更好哦，王力宏冲他努了努嘴，“我来帮你”他并未用下命令一般的语气，却也温柔坚定，好看的眼睛发着光，注视着她，庾澄庆抬起下巴看着兴致勃勃的爱人，水珠顺从地滑入他的锁骨，而后他点了点头。

一双修长的大手透过水接触他的身体，这身纤细的躯体拥有薄而有力的肌肉、毫无赘肉的平坦小腹，以及形状天生美好的臀部，他平时爱运动，饮食管理也做的苦行僧一般简单，除了嗜甜，几乎没有任何不良爱好，他的身体也像他的人一样干净白皙，清爽光滑，甚至连隐私部位都透着粉嫩，看着像未经人事的模样。浴盐撒下去，很快泛出细小的泡沫和恰到好处的香味，庾澄庆觉得有些好奇，伸手把玩着碎裂的泡泡，男人顺势抬起他的胳膊，帮他手腕到腋下，再到胸口都打满了浴液，认真的帮他做着按摩。

然后就是小腿，被抚摸到小腿内侧时，他害怕地夹紧了大腿，这让男人的左手无法继续往里面开拓，他感觉那只手略微往里面戳弄了一下，于是把大腿绞得更紧，发出蚊子一样弱弱的声音：“这里，我自己可以…”

王力宏清楚地听到了，但并不打算轻松随他的意，他的食指试探性的向前探索，摸到宛如花瓣边缘的肉唇，蜜液很快包裹住他的指缝，无声地向他发出邀请。比浴室的水温更温暖、比浴室的镜子更潮湿的东西，正在击破他的理智。

他抽出了手指。

"差不多了，我抱你出去吧。"

王力宏小心地抱起他，用浴巾将他包裹严实。他只敢大胆地看着他的鼻梁，从略有些疲惫的眼窝读出他的思索。

"今晚拿到奖还不开心？按我的经验，会有有空虚落寞的感觉也正常啦.....可是..."他被放在床上，然后那瓶红酒被放在床头，王力宏弯下腰来调整床垫的角度，他似乎已经想好了要怎样对待他，完完整整的注视着爱人对自己的渴望，虽然忐忑但令人迷醉，可今晚爱人的隐忍情绪，倒让他有些不确定要如何应对了。

"我很开心，但那感觉仍比不上你在我身边，朝我笑，对我鼓掌，奖项很重要，可....."他慢慢掰开皙白的双腿，想看清楚他浴巾遮掩下的全部。

庾澄庆难为情的遮住了眼睛，不敢相信此刻正在被毫无保留的端详着，对方的视线像有实体触觉一样从他的全部身体划过，阴唇下透粉的珠核，玉白阴茎的前段有晶莹的水珠缓缓流下，和花蕊渗出溢出的蜜液汇在一起。

刚刚洗澡的时候，这里被对方揉了很长时间，他实在无力拒绝，只能被迫地倾心相报，吐息着露出更深邃的地方。还好这个尴尬的姿势没有维持太久，他几乎要把自己缩成一只封闭蚌壳的时候，一个温暖的怀抱包裹了他，有一瞬间的愕然，今晚看起来没有多少耐心的金曲歌王，正结结实实地抱着自己，这是一个索求温暖的拥抱，他轻柔的吻很快递了过来，轻柔地，羽毛一般落在嘴角，几秒后向内侵袭，卷着舌头、刮过牙齿，在上牙膛打圈。

仅仅是一个吻，已经让他浑身颤抖。

但拥抱并没有停止，那双平时拿惯乐器的双臂箍紧他的腰肢，想要探究他身体每一处骨骼，不知为何，他细长的眼睛并没有遵守接吻守则，而是一直睁开盯着自己，这让他感觉到被审视，被搜索，不只是身体，或者还有灵魂。

他双腿紧闭，把自己缩成一团。他的爱人吻技一向远胜于他，甚至可以说在这方面完全是他的引领者，循序渐进、条理分明，且钟爱弄湿他每一寸唇纹。很明显，这只是今晚的开始，他尽量让自己的呼吸平顺，适应之后更激烈的节奏。

他的爱人确实没什么耐心，趁他屏住呼吸，修长手指顺着大腿内侧按进了柔软的花蕊，无需润滑，渗出的液体已经打湿了他，这方柔软湿热的空间欲拒还迎的吸着这根手指，他忍不住喘息出声，扭动胯部想逃开对方的手指，这显然失败了.....常年在钢琴上锻炼的手指灵活至极，食指用完，很快轮到了中指，他用食指和中指撑开帮他扩张阴道，那狭窄细巧的地方柔韧而富有弹性，对这幅手指的扩张有些天然的忍耐力和包容度，堪称天赋异禀。

"太快了.....，"庾澄庆夹杂着喘息的声音响起，"要弄多久.....这样有些怪怪的。"

亲吻着他的男人胯下的巨大正被他目之所及，真的很夸张，读书的时候他一定被同级的男生嫉妒吧？

这种体验，他从来没有，也从未加入过此类话题，事实上。整个求学阶段他就像活在真空中，远离了所有人的青春躁动和少年情思。

注意到他的视线，王力宏抬起手指，蘸取自己顶端的少许前液，而后手指放进他的嘴巴，他本能的用舌尖一卷，浓密的味从在他舌尖散开。

"抱歉，这是我的味道"说着他吻他，在他身体里搅动得更加放肆。

“太过分了……”

嘴上说着抱歉，却又对他做着这样的举动……

“啊……”他惊呼出声，刚刚说过抱歉的人抽出手指，头颅下探，略长的碎发掠过大腿根，把温热的口腔贴在了他柔润的花芯。暖湿的舌头探进其中，从上至下，如同舔弄一支层次丰富的冰淇淋。流淌出的液体滴滴答答，他的整个大腿根都变成一片泥泞的浆糊。舌头和手指的快感不同，前者柔软吮吸，后者一插到底。他下体的每一丝缝隙都被男人小心伺候着，敏感的阴蒂都被这家伙灵活的舌头前前后后的舔弄着，他似乎刻意要在自己的大腿根留下痕迹，不断的用牙齿厮磨啃咬，让他几乎感觉感觉到痛，可下一秒又是极致的酥麻快感袭击，他低着头咬住枕头，忍不住开始抽泣起来。

“唔…不要在哪里…”

“舒服就叫出来～”

而他的爱人以往并不常常在做爱的时候说话，他连进入时都可以沉默着盯着他，抑或是专心品味他美好的身体，可今晚他却一反刚刚获奖后阴沉着脸的样子，变的话多了起来，他居然可以一边忙着用嘴巴刺激他，一边讲着让他脸红心跳的话，他几乎都要捂着耳朵了……

“我还会让你更舒服的……baby”

“为我叫出来吧”“我想听你的声音”

“想要我进去了吗？”

奇妙的，属于男人和女人的快感点结合在一个人身上，此刻他想象不到除了带给他极乐体验，世界上还有甚么其他重要的事。

身体在被最原始的悸动影响，情感也莫名地脆弱了起来，庾澄庆想这已经不是他们第一次亲密了，也不是第一次和他的爱人躺在一张床上，也不是第一次享受对方沉溺欲海的眼神，他又开始回想他获奖后的脸色，这越发像是一种解谜游戏，可似乎对方根本不想谈此话题……

察觉到他的走神，王力宏开始改变舌尖的方向，切入紧致入口不断涌出的爱液里。滑腻细嫩的皮肉，每一处都是触电般的敏感，摩擦得他舌头酥麻。他压住肩膀上两条细白的小腿缠在自己背上，毫不在乎地对身下的秘密之所攻城略地，很快的，头上的人因为第一波高潮到来而挣扎不已，他抓准时机抢在他颤抖个不停的时候加快唇舌摩擦的速度，逼得他发出更多情色的喘息声。

“我好想让你怀孕”伏在他两腿之间的人，甚至呓语了这样的一句话。

他不知作何反应，但他也根本不想拒绝男人的渴望，只能无助的伸出双手，抱着了他的头。

他的身体发出湿哒哒的水声，王力宏将他翻了个身，一点儿休息时间都没给他，直接将他分泌的爱液顶了回去，他调整了身体的角度，开始上下操动了起来，那里积聚的液体容量让他动作毫无阻碍，他扶住手中盈盈一握的细腰，很快就毫无顾忌的射了几次。

他将手伸到前方，摸上怀里爱人阴茎。和他自己的相比，他的阴茎多少有些发育不良——这可能和他的女性器官直接相关，那美妙的花芯独自绽放着，使得他的男性器官永远地停留在了青少年的尺寸；而花芯却又甜又烫，只消一点刺激就腻腻地碾出水来。

怀里的人已经跪不住了，完全被他捞起腰贴着背，随着他的节奏一起沉浮，紧致的甬道紧密包裹着他的阴茎，看口中发出破碎的呜咽。他一边扶着手中小巧的臀部，一边顶撞着通道的最深处。

他是真的想让他为他再度怀孕，随着这个想法他不断的向前顶到这具白皙身体的最深处，理性早被他抛之脑后，见他白皙的后颈也是如此诱人，使得他伸出手去，抓着他汗津津的后颈，像抓一只被大雨淋湿的猫一样，猫咪承受不住冲击脱力的向床垫上倒去，被他拖回来着重新抱住，承受穴内的抽插。

强大的力道让庾澄庆的思路开始支离破碎，但仅存的理智仍然让他死命坚持，否则他不敢保证自己会喊出什么。

他开始感受到些微的恐惧……这个时间他的身体不太可能受孕，按他的经验是这样；但在此刻，他有那么一点点担心，爱人浓稠的精液会汹涌地奔入他的宫颈口，淹没他本该休息的子宫，把不该出世的种子栽在他身体的某个角落。然而，当这些恐惧具体化成实质，对方的精华已经大量的喷薄在了在了他的腿间。

“我不行了……我要停下来。”伴随着哭泣声，他必须求饶了。

床单已经不能看了。他被扶着坐起身来，天花板被自动调试成了柔光。王力宏在他身后，伸出长臂从床头柜上拿来红酒，再从抽屉里拿出开瓶器，熟练地将酒液倒入杯中，将半杯酒液直接吞入口中。

“Baby？”

他被他宽阔的肩膀圈住，靠床头柜上，脚下是被各种液体蹂躏的床单。王力宏朝他背后塞了一个垫子，吻他；

他摇了摇头，被还是按住口舌，以嘴对嘴的方式渡进了一小口酒液。

他四肢晃动地像是被踩了尾巴的兔子，哑着嗓子抱怨；

“太过分了”

对方只是微笑，拿起酒瓶清脆地续上了新的一杯，用自己的杯子喂他。

他扶着对方的手腕舔着酒液。几滴溢出嘴唇，滴滴答答地落在他的锁骨间，好像濒死之人的几滴血沫。

“好点了吗？我想要继续”

“……什么？啊！”随着他被抱到上位的姿势，他惊呼出声。

他被按在对方的粗大上摩擦着入口，对方的大手捏着他整个身体前后碾转，在这样的动作里，这家伙居然还有手可以再倒上一杯新的红酒。

许是高潮过后身体过于敏感，庾澄庆极其小心地对待着身体下的粗大器官，可任然被这柄膨胀的刀劈开软嫩的花芯，径直插进他身体的最深处。他不可自抑地喘息着，手指几乎要握不住酒杯，几滴葡萄酒洒在他的手腕，以及对方结实的胸肌上。

“baby你的酒滴到我身上了哦”

他只能听话地低下头舔吸干净。臀部再一次艰难地起伏，仰头缓慢地喝着葡萄酒。他几乎被自己呛到，咳嗽声带着甜腻腻的酒味。王力宏开始继续吻他，从齿列到舌尖。酒的温度和烈度很快窜上了两人的脸颊，微醺让感知偏向迟钝，于是男人的动作大开大合起来，他横冲直撞的挤压着紧致甬道，有几滴酒被他故意洒在了身体下人的胸上，与他们俩浑身蒸腾的汗液一同纠缠。

“不应该喝酒，真的怀孕怎么办啊...”晕过去之前他发出了的抱怨。

...

凌晨四点，晨曦洒进了未被掩盖的房间一角。卧室的两位主人尚未苏醒，床垫和一切整洁如初，仿佛昨夜之事并未发生。

有个人在梦里发誓，二度封王，他的心态早已不是当初那样，今后要变成什么样的人，他已暗暗下定决心。

至于味道.....相信今晚有人身体从内到外都只有他的味道。

这个私心，他可不会告诉他。

END.